

一年天下

典藏版
(上)

煌瑛
著

天
命
预
言

丹
茜
之
主

一年天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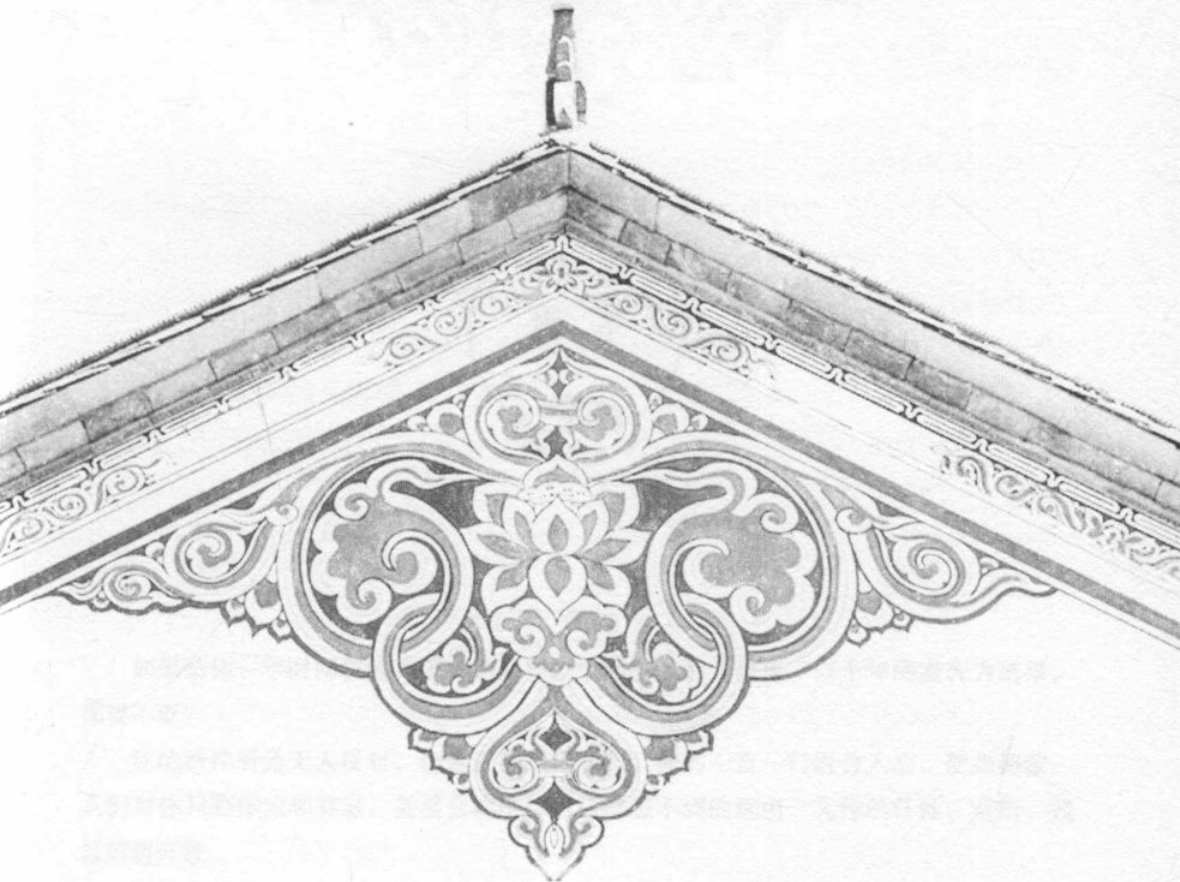
典藏版
(上)

煌瑛
著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
Staread
星文文化




目 录

314	282	247	212	183	148	118	075	040	003	001
第十章·假象	第九章·珠胎	第八章·新后	第七章·灾难	第六章·诅咒	第五章·错爱	第四章·良缘	第三章·灵犀	第二章·暗流	第一章·奉香	楔子



楔子



如果给你一年时间权倾天下，但是要以十年的忍辱为前提，以十年的寂苦为结果，你要不要？

你的所作所为无人反对，仿佛正是众望所归。你的一言一行恰合人心，受到拥戴。人们对你只剩体谅和容忍，甚至会找出你自己都想不到的理由，为你的任性、荒唐、残忍辩解开脱。

代价是你隐忍十年。身边的人都有一刻辉煌，唯独你不得不受他人左右，无力抗拒。纵有刹那间的绚烂，也终会坠入更深的黑暗。还要寂苦十年。花团锦簇化为云烟，无人问津又如从前。

如果给你一年时间支配命运，你愿不愿意用这样的二十年来交换？

彩幡随风招展，恍若满天虹霓。鼓乐隆重，响彻云霄。宗庙外跪着黑压压的人群，个个衣着华美，气态不俗。男子在东，女子在西，共同膜拜缄默的祖宗神像。

透过缭绕的香烟，素盈定定地望着那绝美的女人，不知所措。

美人一袭白衣如冰如雾，软绵绵地坐在铜鹿背上，闲适随意又妩媚动人。绝美的面孔无喜无嗔，眼眸冷锐清晰，傲然睥睨众生。

素盈不明白美人怎会出现在那里——青鹿是素氏的保护神，从来只被膜拜，不被乘骑。

“你是问我吗？”她不敢在祭典上说话，只是心里这样想了想，便看见美人轻轻颌首。

“用二十年来交换，素盈，你要不要权倾天下的一年？”美人说的，和家中长辈成日琢磨的东西差不多，又像是有天壤之别。

素盈满腹狐疑，不明白这女人看中自己什么。世上已经没有人看重她了。

“我不需要，你去问用得着的人……”她眼角一瞥，余光瞥向周围屏息凝神的众位姐姐。

东平郡王的五个女儿正值豆蔻年华，娟好静秀，各有千秋。与众人瞩目的姐姐们相比，素盈是放在哪里都多余的黄毛丫头。

美人极缓慢地摇头，冷淡地说：“如果你回心转意，再来膜拜我吧。”

白衣如烟消云散，铜鹿背上空无一物。大典司仪悠长的声调响起：“素氏儿女参拜始祖女神，跪——拜——”

姐姐们迎来人生中重要的一年，匍匐之际格外虔诚。素盈恍恍惚惚，最后一拜尤为马虎，她比别人早早地抬起上身，左顾右盼，但那苍白的身影杳无踪迹。

八岁这年的记忆里，素盈藏了一个秘密。舞动的彩幡、缭绕的香烟、黑压压的近千人动作一致的膜拜，渐渐模糊不清。只有那女人留下的言语，变成内心深处的轻喃，痛苦时偶尔会响起来——

“如果你回心转意，再来膜拜我。”



第一章

奉香

慈明二年的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。积雪未消，新雪又至，入冬以来没见几个晴天，人人烦闷。腊月初七一早，铅云密布，半空中雷声隐隐。东平郡王府里四下悄然，合窗闭户，只有妙音轩窗扇大开。

素盈临风坐着，饶有兴致地看鸟雀在雪地里蹦跳觅食。丫鬟轩叶端来早饭，笑道：“年年都是这几只鸟来道贺，亏你看不厌。”

素盈接过那碗寿面，不忘吩咐：“撒点东西喂它们。今年冬天太长，活得不易。”

话音方落，鸟儿呼啦一声全飞走了——原来是她大哥素沉身边一个年轻管事正走来。素盈不及回避，他已经直走到窗下，扬着头尖声细气地说：“听说六小姐有块上好的沉香，驸马想要借用。”

素盈怔了一下，不言语。旁边的轩叶把脸一沉，呛声说：“真有意思！别的小姐生日，府里上上下下张罗送礼。我们小姐过生日，竟然碰上伸手要东西的！驸马什么宝贝没有，还惦记妹妹的东西？沉香是九夫人留下的。小姐晚上睡不好，一定要枕着安神，能随便出借吗？”

那管事很少在郡王府走动，但也听说这妙音轩里小姐不像小姐，丫鬟不像丫鬟。他在驸马府中跋扈惯了，当下冷笑回敬：“真有意思！九夫人的东西，哪一样不是郡王赏的？她自己的私房，我们这正经用处可不敢惦记。”

轩叶气得瞪圆眼睛，正要再与他理论，脚面被素盈轻轻踩了一下。

素盈笑问：“大哥要沉香做什么？”

管事耀武扬威地回答：“下个月是丹嫔生辰，驸马请人雕个精致东西送进去。”

雕刻必然将沉香改头换面，又要送进宫里，再不可能归还。“借”只是托词，其实是“要”。轩叶嘴巴一抿正要发作，手腕却被素盈暗暗地攥住。

“什么精致东西？”素盈一双清亮的大眼睛里满是好奇。

管事看看这位清秀柔和的小姐，气便消了一些，说：“是座小仙宫，图纸已经画

好，在三公子那里。他拿出一块上好紫檀，也是九夫人留下的。”

三公子素颯是素盈的同母哥哥，从小在宫中侍读，家里人对他期望很高。他有些古怪脾气，平日与热心慷慨不沾边。管事特意提起他，素盈果然懂了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既然用到三哥的紫檀，我这沉香也正好凑个热闹。轩叶，快去取来，莫要耽误。”

轩叶跺了跺脚，赌气回房里抱出大而沉重的沉香枕。管事在驸马身边看惯宝贝，见了仍不由得睁了睁眼。轩叶恨恨地交给他，转脸冲素盈嚷：“你们兄妹就这点私房，早晚折腾没了！”

素盈淡淡地笑一笑，代她道歉：“丹嫔生辰是件喜事，我做侄女的没本事筹办礼物，正好借大哥的光。管事别跟丫鬟一般见识，扫大家的兴。”

“还是六小姐识大体。”那管事得了沉香，再不多看轩叶一眼。临走前他侧了侧身，向素盈笑道：“今日是六小姐生辰，正赶上驸马去寺里给公主祈福，忙忘了。小人代为道个喜，愿小姐福寿绵长。”

下人口里缺乏诚意的“福寿绵长”四个字，便换走了沉香枕。轩叶目送他抱走宝贝，心疼得直皱眉，打着心口唠叨：“九夫人攒的东西，多少件有去无回？如今惯出他们这毛病，连大公子也不肯落到人后——平常都说他器量宏大，今天真让人小看。”

“我们家不是第一次打着大哥的幌子送礼，别冤枉他。”素盈的嘴角上扬，稚气未脱的脸立刻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韵味，“木雕宫殿送给丹嫔，宫里人少不了捕风捉影，但听说是驸马送的，又总得憋住。毕竟，皇帝爱女有个三长两短，谁也担当不起。”

轩叶气道：“索性不送，哪儿来这么多事！还能省下我们的沉香。”

素盈话到嘴边，最后只是模糊地笑笑，说：“今天不提那些寒心的人了。”

吃完寿面，她又说：“图纸在三哥那里，我们去长长见识。上次借他的书，也顺便送回去。”轩叶恚容之上顿时泛起微笑，她抱了一摞沉重的书，腿脚却比平常更加轻快。素盈边走边想些七零八碎的事情，反而要紧走几步才能跟上。

姑姑丹嫔入宫十二年，素盈早忘记她的模样。按父兄女眷们口耳相传，她是素氏与皇族所生的高贵血脉，是天生该呼风唤雨的美人。可惜蹉跎至今，人生也不过如此。眼看她就二十七岁了，他们这个迷信“七”的家族，总认为这类年份必定会发生些事情。送一座木雕宫殿，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

不多时，南书苑的粉墙已近在眼前。上一场残雪乏人打扫，瓦顶墙根随处留白。桐树枯枝挂雪，寒风一抖，玉屑纷飞，闪闪烁烁地落入回廊围住的空地。

三公子素颯平日总在宫中值宿，鲜少回来住，但妹妹生日这天，他必定在家。素盈、轩叶主仆二人由墙上的月洞门进入回廊，迎面看见空地中的箭靶插满了箭。素颯习武已毕，在满架刀枪前面就着一盆冷水洗濯。

轩叶抱着书腾不出手，急得跺脚大嚷：“寒冬腊月，公子不怕受寒！”

素盈跑去摘了架子上的手巾，笑道：“有人先犯心口疼，倒是真的。”

素飒擦掉满头满脸细碎晶晶的水珠，狠狠瞪她，板着脸问：“来看图纸？”

“听说要送丹嫔一座小仙宫，我来看看，是蓬莱还是广寒。”

兄妹二人穿过一间小厅，并肩走入书房。大桌上展开一卷图画，精细线条勾出气势磅礴的宫殿，造型独特。尤其正殿，规模异于寻常，细节煞费心思。

素盈注目一看——果然不是什么仙宫玉殿，是丹茜宫，历代皇后的居所。只要听过它的来历，谁也不会错认。

兄妹二人心照不宣地笑笑。素飒问：“气势如何？”

素盈嫣然道：“原来送的是人间仙境，不怕别人看了不舒服吗？”

“没打算摆出来供人瞻仰。”素飒若无其事地说，“父亲说，长年累月沾人气的材料最好。想来想去，你那块沉香和我这边的紫檀，是九夫人在世的时候就跟着人的。”

沾过人气的材料？父亲莫不是要行巫术？素盈心头起了阴霾，眉间便呈现忧色。素飒没注意，将图纸捧到光亮处，凝目望着纸上的宫殿，神往似的说：“拿在手上一定更好看。”

素盈低声提醒：“只怕太沉重。”

素飒不假思索地嗤笑：“拿不动的人才会这么想。”

自从丹茜宫崛起，不知多少前程性命断送于此，更数不出有多少人为这座举世无双的宫殿痴迷贪怨，无法自拔。

造宫之时，世宗皇帝欲以威仪震慑四方，力求集天下之美、众家所长，万金征聘海内外技师。宏图初具，诸国宫殿无一能出其右。

天下还有那么多百姓头上无片瓦、脚下无寸地，他却要如此精美绝伦的宫殿，当然会有臣子反对，如果没有，反倒是王朝的悲哀。世宗心意坚决，力排众议，为他的新宫选定基址。后来的两年里，大臣们无数次劝他回心转意，试图缩减这座宫殿的规模和造价，而世宗以强大的气魄消弭了异议。

傲然雄立的正殿如同世宗构想，不仅像宫城的中心、北国的中心，俨然是整个大地的中心。任何人在它面前，都不由得倾倒折服。大多数宫殿的建造，到了这一步已无话好说，然而它才开始挑动人心——世宗宠爱的敬妃素氏，突发奇想，建议皇帝用丹茜草汁涂染这座新落成的宫殿。

前人想出长庆赤、雪花泥已令人咂舌，拿染衣的染料涂刷宫墙，简直奢靡到匪夷所思。世宗正是一个喜欢炫耀国力、挖空心思要在史上留名的人，敬妃向来懂得投其所好。

很快，典雅内敛的红色着于新宫粉壁。苍天白云、金瓦灰墙之间，多了小小的暖意。沉默的宫殿群落之中，唯独它有呼之欲出的饱满情绪。世宗幻想中的恢宏宫城，有了一颗热烈活跃的心脏。他伫立高楼赞赏那红色宫殿，赐名“丹茜”，敬妃却卷入“谄媚不贤”的漩涡——她只记得讨皇帝的欢心，急于出谋划策，忘了这世上不止皇帝一人看到她的言行。在她看不到的地方，朝臣们防备着她。

深宫似海，皇帝一入其中，便暂时摆脱了臣子的规谏，受惑于一群女人。外臣向来提防宫中女性，听闻敬妃的主意，当即警惕起来：恃宠而骄，佞惑天子，这般荒唐的奇想也能得逞，还有什么是她想不出、做不到的吗？“女祸”近在咫尺！

只是为涂料出主意的敬妃怎能容忍“女祸”的罪名？她激烈否认一切指责，似乎不认错就没有错。她将攻击她的大臣视为仇敌，难掩愤恨，不知不觉已无法回头。

诤谏大臣们料到这场战斗注定是他们胜利。世宗好名，越是激烈的谏言，越可以体现出他有容人之量。要他疏远一个女人，实在容易。

果然，世宗很快疏远了红颜祸水。孤立无援的敬妃不知是自愿还是被迫，去了皇家寺院修行。

目送敬妃出宫的顺妃在心里冷笑——宫廷中的富贵不属于那些自以为很聪明的人。

用丹茜草做涂料，是顺妃装作无意透露给敬妃的点子。当将军的父亲教过她，不战而屈人之兵，靠的是了解对手。

她了解敬妃借花献佛的坏习惯、不肯让步的固执，还有几近离谱的自尊心。她也了解，建造宫殿一事上，谏臣们没能阻止皇帝，令诤谏的勇气受到质疑，于是需要一个小题来做大，最好关于道德——太切实的问题，都不如它易于收放且冠冕堂皇。她知道他们为了体现忠心会奋不顾身，也知道他们一定能够令皇帝就范。

然而，足智多谋的顺妃却没算到，她的下一个对手从哪里来。

丹茜宫竣工之日，世宗突然宣布，新落成的宫殿赐给顺妃，立刻引来新一轮轩然大波：太后住在简朴的宫中，却将如此奢华的宫殿赐予妃嫔，孝道何在？

太后并非世宗生母，比他还要年轻两岁。青春丧夫的太后在堂皇喧嚣的宫殿群中隐居，只在需要露面的场合出现，以提醒人们她仍活着。世宗对她一向没有好感，但他是他名义上的母亲。

圆滑的顺妃立刻主动让步。然而获得一个人的欢心很难，失去一个人的欢心，只需要一件事、一个瞬间。这个错误的瞬间，使得太后不久之后在立储一事上，挺身站到朝臣们一边，首先排除了顺妃的儿子——因为皇帝偏宠，开了错乱嫡庶的先例，恐怕贻害无穷。

据说，顺妃曾惆怅叹息：“不该让圣上萌生赐宫的意图。”也曾愤懑地向太后抱怨：“不就是一座宫殿吗？何必计较至此！”

太后漠然回答：“今日的皇帝心里，你在前，我在后，差的只是一座宫殿。凭你逼敬妃出家的手段，倘若你儿子当上明日的皇帝，那宫里还有我这太皇太后喘气的地方吗？”

丹茜宫落入太后囊中。

第二年元旦，世宗在丹茜宫大宴各国使节，来者无不喟叹。世宗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此是太后寡居之所，先于诸宫营造，今年借来一用。来年，宫城初具规模，另有恰当之处设宴。”使节们赞他孝心，也好奇北国宫城究竟要建多大。

世宗大笑说：“百里小国，宫城至多十里，再大些，全国都在宫中。一统天下之国，如海纳百川，无所不容，宫城自然要宏大。”太后对他的豪言壮语粲然微笑，以为自己能在天下的中心看到那一天。

听说南边那个大国的皇帝，都城当中只有一宫，其余皆称为殿。世宗便要超过他，成为十座、百座宫的主人。长宁宫、庆云宫、凝芳宫、流泉宫……他梦想中的宫城日复一日扩大，琼楼玉宇层出不穷，湖光山色亦入宫中。太后娘家参与督造，谨慎地避开了过度奢华的陷阱，又小心翼翼地满足世宗的喜好。看起来不会再出差错，想不到最后还是毁在丹茜宫。

为保持宫殿的朱漆历久不衰，两年便要重新涂丹。若是遭遇突如其来的暴雨，被冲刷褪色的墙壁需要额外补色。工程所需的丹茜草用量巨大，几场暴雨之后，负责采办的太后娘家成了众矢之的，指责他们欺压百姓、易田植草、以假乱真、牟取暴利的言论充斥朝廷。世宗派御史彻查，揪出太后的兄弟、侄子十余人，处以极刑。

年轻的太后又气又惧，卧病不起。

“世上没有永远能保住的东西，只有永远得不到的。我竟以为自己能够例外，真傻啊！”她在病榻上唏嘘，旋即驾薨。

丹茜宫从此改用寻常涂料，并且定为中宫皇后的居所，后世不容变更，以免纷争。

民间暗传，洋溢着红色的丹茜宫如染血光，是王朝的不祥之地。宫闱屡屡祸起，迟早断送江山。然而入主丹茜宫，仍是素氏的使命。或许正因为她们有此使命，更加重了丹茜宫的不祥，围绕它的明争暗斗从未消停。

素盈伸手在图纸上弹了一记：“前些年的风波才消停，父亲就故态复萌了，偏要送惹麻烦的东西。姑姑敢收？”

丹嫔素玉婵，数年前也曾有让丹茜宫易主的声望，可惜几场风波之后不了了之。但宫里人对某些事情，始终保持着超乎寻常的记忆力。

素飒卷起图纸，模棱两可地说：“今非昔比。”

素盈的目光从他脸上转回图纸，奇道：“难道今日突降奇缘，宫中面貌焕然一新了吗？”

素飒微微皱眉，一语带过：“那些自有人思量，你只管读你的书，画你的画。”

忽听啪的一声，原来是轩叶痴痴地盯着素飒看，掉了怀里的书。轩叶见素飒望过来，如梦中惊醒，面红耳赤。素盈急忙解围：“上次的书，我看完了，快拿过来。”轩叶忙拾起书，整整齐齐放在桌上。素盈故意取笑道：“府里没几个人能斗过她那张嘴，一到三哥面前就变哑巴。”

素飒装作没听见，翻了翻上面那本，随口说：“最近刚好有几位范家公子在府中做客。他们家几代都是史官，你有哪里不懂，就去问。”提起这事，他不禁赞叹，“那几位公子谈吐不俗，见地非凡，年纪轻轻能将古今得失了然于胸，不愧名门之后。”

郡王府上常有五花八门的访客，素盈见多了也就不以为意了，张口便说：“范氏的著作，我泛泛地看过几部，字里行间恨不得替古人重活一遍，尽是空谈。我不喜欢。”

素飒愣了一下。妹妹喜欢提问，他本以为她会雀跃，想不到冒出这么一句。他当即低声说：“往世之失千千万万，范氏拣选与今日相近的，三寸毫锋痛批弊病，怎能算是空谈？”

素盈听他言辞偏袒，眨了眨眼睛，反诘道：“穷极心思苛责古人，妄想有益于现时，那不是隔靴搔痒吗？”

素飒脸色尴尬，摇头笑道：“你在我面前说话倒是胆大，换到别人面前，你连隔着靴子搔两下也不敢。而范氏的公子们改天要为东宫开讲，也会畅所欲言。”

素盈闷了一刹那，叹气说：“哥哥别逗我了。从古至今，一样的痒处，男人碰得，女人碰不得，男人说得，女人说不得。我们啊，从小就知道，不言不语好过胡言乱语。”

素飒开玩笑似的说：“既然知道，切忌背后苛责别人，凸显自己见地。你知道你的背后，是谁的面前？”

素盈一惊，心领神会，换了话题：“哥哥还有什么好书，一并给我。省得我看完书时，你又在宫中当值。我不敢随便动你的东西，只能等着。”

素飒笑着将轩叶抱来的书重新推到她眼前。

“这些重看一遍。”他敛容说，“仔细看，那些不怕‘沉重’的人，经历过怎样的生死得失。”

素盈微微蹙眉，自嘲似的一笑：“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今时今日也有这样的人，而你和他们同生一世。”素飒顿了顿，低声补充，“同为一姓，同出一门。”

素盈沉默了一瞬，抱起那些书。

素飒拍着妹妹的肩膀叹息：“你比七妹、八妹毫不逊色，可惜。”

素盈低头瞥向那图纸上无与伦比的宫殿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与素氏的宿命无缘。读书是为了自己喜欢，有什么可惜？”

换作别的女孩，小小年纪将宿命、缘分挂在嘴边，定会惹人失笑，但素盈的神态引来轩叶温柔而难过的凝望。

素飒什么也没说，取来一个盒子，和书一并放在轩叶怀里：“这沉香是东宫所赐。前些天我请人做了一个枕头，只是不如你原先的大，算是贺你生辰。”

制枕头少说要半个月工夫。他早知道府里会索要沉香，也早知道她会让出它。素盈笑嘻嘻地收下，拉起轩叶的手便走。

素盈平常总要翻着书问东问西，耽搁好一阵。轩叶没想到她今天这么痛快就告辞，出了南书苑老远，还是一副恋恋不舍的模样。素盈心里暗笑，嘴上说：“三哥还有别的客人，大约是他说的范公子，我们久留不好。”

轩叶很奇怪：“哪里有人？”素盈默默微笑，没有答。

来的是生客，不晓得素飒练武的时辰。书房已经上第一道茶，却不见人。应该是听见女眷突至，径自回避。没在小厅里打发，请到书房里奉茶的客人，自然有点来历，但身份还不够格面会郡王的女儿，不是素氏七家里的人。至于是谁……素飒说得很明白，他们背后的话，也许说在别人面前，屋里正是她看不起范公子们。

改日要为东宫开讲，却先来东平郡王府。东宫右卫率素飒不准妹妹对范氏出言不逊，却不避讳在他们面前提起木雕的丹茜宫。其中有怎样的玄机？

那些自有人思量——素飒会这样说。每当这种时候，素盈都会觉得他们并没有“同生一世”。

他所在的世界，像在书里，又比书更遥远。因为还没有结局，她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解读。

午后，云又堆起来，阴沉沉的天空洒下雪花，屋内暗如暮夜。轩叶见素盈当真重读拿回的书，便剔亮一盏琉璃灯送到桌前，自己凑在旁边做针线，好奇地问：“小姐，史官世家是哪种世家？至多比我们会念书，不会比我们家了不起吧？为什么三公子不准议论呢？”

素盈放下手中的书卷，对着烛光想了想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
她父亲东平郡王喜好结交，常邀各种有才能的人来家中。其中不少人，姓名相近，血脉相承，介绍起来才知道，是传家数代、术业专攻的某地某姓。

比如，渤海郭家是律学世家，子弟能畅谈从古至今的圣典。看到父亲如坐针毡的样子，即可推知郭氏的确有不同寻常的真知灼见。繁阳李家擅长击技，一把长剑舞得光耀全庭，大哥、三哥常和他们在演武堂上切磋。临安冯氏歌声曼妙，舞姿翩跹，纵声舒袖时如天仙群列。素盈以前在姐姐的舞榭中看过她们展歌喉，旋舞衣。粟州王氏，杏林世家，救人无数，也曾挽救过素盈大嫂凤焯公主的性命，屡受天子嘉奖……

素盈小时候不免迷惑，世上怎么会有“世家”这个奇妙的形态——家里一个人喜欢一件事，其他人前仆后继地入这行。一个大家族少说百人，怎么可能兴趣一致？年纪稍大，疑窦便径自解开：前人希望有人传承坚守，发扬光大，后人自小耳濡目染，走这行轻巧一些。如此能有两三代人，已属不易，而世家往往积累数代，秉持同样的信念，将个人纤细的意志与家族拧成一股，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，的确配得上“了不起”三字。

不过，无论多了不起的世家子弟，见了幼小的素盈，也会客气几分。大概因为她也出身世家。

没人用“世家”形容素氏，可素盈觉得很贴切。

素氏，后妃世家。

传说很久以前，骑着白马的天神和骑着青鹿的女仙在那罗河源头相遇，生下一对儿



女，男孩名睿，女孩名素。兄妹各自立国为王，后代以他们的名为姓，便有了睿氏和素氏。鹿衔日月，马踏河山，两面旗帜插遍北方大地。再后来，神谕说他们本是同源，若能合二为一，必能征服天下。两姓结为同盟，果真缔造了广阔的国家，从此约为婚姻永不变更。

从开国皇帝的正妻直到今天的皇后，无一例外由素氏独揽。历代皇后之外载于史册的妃嫔，也无非是柔妃素氏、敏妃素氏，德妃、懿妃、顺妃、敬妃、贤妃、淑妃……一大堆头衔后落款“素氏”二字，以至于民间戏语说皇帝不知天下女子有其他姓氏。当然只是戏语。真宗有一位田贵媛，出身不高，有名号无事迹，夹在本朝野史《后宫诸妃志》一片素氏之中，仅供后人想象。

真宗的勇气令人敬佩：若国家是一个人，素氏就是半个肉身，他却国家的心窝里惦着一个外姓女人，给了她王朝历史上的特例。这样的事情再没有过。素氏和所有世家一样，有独特的自尊。他们固执地认为，在他们与皇家共同建立的国里，必须给他们留出最崇高之地。后宫是皇帝的后宫，也是素氏的后宫。莫说丹茜宫是不祥之地，哪怕是葬身之地，也要树满素氏的墓碑，不容外人染指。

年复一年，后妃世家日渐庞大，文有文魁，武有武曲，谋士、将帅数不胜数。皇帝们胆战心惊，怕有朝一日变生肘腋，终于在真宗手上，命史官考据素氏源流，以超人的强硬决心将这大家族一分为七。

从此人们提到“素氏”，习惯加问“哪一家”，好像他们一出现在世上就是“素氏七家”，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再惦记那位共同的祖先。因为与其他六家拥有同样的姓氏地位，彼此反而更加怨怼。封妻荫子生儿育女，凡事都要拿出来跟别家比一比，仿佛荣华富贵稍稍落后于人，就是愧对祖宗，步向没落。

他们既然是后妃世家，真正能分出高下、志在必得的，唯有丹茜宫。后座之争从未消停。入主丹茜宫是素氏女儿天生与世间女子的差别，每个新生儿呱呱坠地的一刻，就在通向丹茜宫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，未来要做的仅仅是按部就班走下去。这就是素氏的宿命。

然而上天总会留下少许漏网之鱼，无法于家族的命运长河中昂然前行，注定无声无息地湮灭。东平郡王的六女素盈，正是如此。深究起来，要怪世上还有一个世家，喜欢把他们的想法定成规矩，不容挑衅质疑。这家是天下第一家，专出皇帝。

他们说，“七”是个好数字，暗合国运，凡是大事应该尊崇它。所以，入宫女子七年一选，选女年龄必须十四岁，宫中教养三年，十七岁时正式侍奉帝王，或为后妃，或为女官。从此每隔七年，国家就会迎来素氏的生育高峰。

东平郡王的九夫人产女时，恰好不是高峰之年。上一次选女，素盈八岁，下一次她十五岁。丹茜宫与她无缘，她便与整个家族欠缺天生的联系。就像武林世家中天生不能习武的男儿，书画世家中天生辨不清颜色的残废，她是后妃世家中可有可无的存在。

范氏很了不起吗？素盈对轩叶的问题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

换了其他姐妹，躲在帷幕之后的史官子弟不足为惧。她们是素氏，是东平郡王的女儿，日后出入宫廷，或许还有机会成为丹茜宫之主。即便当面与范氏激辩，她们依旧能够面不改色。

她不是她们。后妃世家，如雷贯耳，然而和她没什么关系。

“木雕宫殿的事，不要对人提起。”素盈再次叮咛，“范家公子们拜访三哥的事，也不要讲。事有蹊跷，就算是自家人，搞得上下皆知，也免不了出乱子。”

轩叶眉尖耸动，立刻紧张起来：“三公子会不会受累？”

素盈笑道：“三哥几时需要我们操心！”

轩叶不禁惆怅，讷讷咕哝：“夺了我们的好沉香，做件好事也罢，怎么郡王偏喜欢找麻烦呢？”

素盈蹙眉微哂：“你的胆量见长，大哥的管事不够你骂，指点到郡王头上。”

轩叶又悻悻地嘟哝：“郡王这舒坦日子，世间少有，投胎投得如同神仙般逍遥。何苦将妹妹、女儿一个个送进宫去，日夜为她们提心吊胆呢？”素盈微微哑然。

别人眼中，东平郡王的确过着神仙日子。他母亲惠和大长公主是先皇唯一的胞妹，青春丧偶，膝下唯有一儿一女。郡王自幼深受先皇喜爱，诸般待遇视如皇子，享尽富贵。可惜先皇与惠和死后，世态突然炎凉。在这个俗不可耐的世家里，郡王既不能像神仙寿与天齐，又不能像神仙无缚无羁，不如皇后的父兄，有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素盈向轩叶婉然微笑：“你言语坦荡是天性使然，但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童言无忌。过了年，你就十八岁了，以后可要留心言语，万一被郡王怪罪……你知道，我是保不了你的。”郡王儿女众多，父爱向来不够分，到素盈这里所剩无几，三五个月不闻不问是常有的事。说了这些实话，素盈目光轻轻地飘开，眼角又呈现酸楚。

“该说的话，总得有人说。”轩叶叹口气，埋头做针线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不平：“老天真不公平！丹嫔也是赶在大冷天出生，偏巧是正月初七，赶上选女之年，又有个‘七’字讨喜。差一个月而已！若是我们小姐晚生几天……”猛然察觉自己失言，忙在嘴上打一下，自责道：“这嘴今天怎么回事？说完郡王又说到老天爷头上！”

素盈生硬地垂下头看书。轩叶偷偷地看她，一边飞针走线，一边悠悠地说：“三公子以前可不是这样。郡王的事、驸马的事，他从不过问。丹嫔在宫里好不好，与我们有多大干系？又没人为了娘娘交好运，多给我们一个笑脸。他以前可不会凑这种热闹。”

素盈默默地摇头，说不上来哥哥是哪里起了变化。在父亲的安排下，他进入东宫随侍太子已近十年。后宫风波迭起，他从不参与。这回到底有什么不同？

素盈不免猜测：“三哥到底是郡王的儿子，年纪不小了，家里的事也不能不问。再说，他一两年内就该成亲，当然要有番作为。”轩叶听了，将头垂得更低了。素盈懂这丫头的心思，暗暗地叹了口气。

她脱离了素氏的命运轨迹，她的哥哥却没有。他端详那张图纸时神采飞扬的模样，正是后妃世家的男儿与丹茜宫的羁绊——一生盯着它，为宫中姐妹姑侄谋益。

她还不曾知道，男人长大的时候，身体里会有另一颗心一起长大——野心。那颗心让他们变得意气风发、锐意进取，让他们变成前所未有的自己。

她的哥哥有这样一颗心。她没有看到。

严冬来时凶猛，走得也利落。寒风卷着残雪遥遥而去，北国的春天如约而至。素盈原以为父亲的木雕宫殿有重大预示，可时日推移，未见动静。直到有一天，妙音轩持续领到郡王分赐的糕点，整盘不曾动过。素盈察觉到父亲饭量突减。

郡王向来享受口腹之欲，各色点心不离手边，也常分赐府中众人。然而多到每天分给妙音轩，却稀罕得很，不像好事。

素飒过年陪皇家到崇山去祭天，年后才回来，一到家就说太累，在南书苑闭门谢客，恹恹地睡了三天。他在妹妹面前强打精神，装作与平常无异，但素盈敏感地留意到：折磨他的不是疲惫，是一种颓丧的情绪。她想安慰，又不知从何说起，假意问：“范公子们还在京中吗？我有几个疑难，想要请教。”

素飒说：“那两位公子讲过一次。东宫的意思倒是和你有点像，不再召见。他们早已离京，想见也不好见了。”悄然而来，不告而别，这又是一件怪事。

新年伊始，家里的气氛十分沉闷。只有轩叶口无遮拦地抱怨了几句，说拿走小姐的好沉香，怎么过年不见丹娘随便赏点东西出来。这话辗转传到驸马素沉耳中，已是立春之后了。他命人专门做了几盒春饼给妹妹们。素盈在他剩下的三个妹妹里年纪最长，分得最多，但她反而诚惶诚恐，后悔立春那天没想起做几个点心给他，只好等下回机会。

驸马府上的厨子皆是宫里出来的，手艺精湛，素盈却吃不惯那过分鲜肥的味道，忽然想起冕州春饼的滋味，灵机一动，想做几个送给素飒聊以解忧，当即吩咐轩叶去大厨房要些食材。

轩叶听说多要胡椒，知道这是要做冕州春饼，提醒她：“就算有，也不一定够。”素盈怔一下，勉强笑说：“有多少算多少。”

从前立春这几天，总有胡椒。九夫人是冕州人，东平郡王自她死后，常于立春时专吃这种特殊的春饼感怀亡人，边吃边流泪。最近两年的立春，厨房里却很难找出胡椒特殊的辛香。只有素飒和素盈对亡母喜欢的滋味念念不忘。

素盈等了许久，轩叶终于气呼呼地回来，大声说：“大厨房那些人简直气死我了！跟他们要什么都说没有——哪里是没有？浪费的鲜菜堆积如山，勉强给我们一点葱姜，还都是挑剩下的！”

阖府上下，唯独大厨房和轩叶吵了许多年，仍然棋逢对手难分高下。素盈皱眉责备：“你有没有说是三哥要的？”

轩叶想了想：“没来得及说。”

素盈轻轻地摇头：“我的名号管什么用？只值几根老葱。你只说是三公子吩咐做点心，谅他们没有废话。”

轩叶又跑一趟，果然拿到各种菜蔬，回来忍不住嘀咕：“摸准这班势利眼的门道，做事倒也方便。可我还是讨厌这样！郡王吩咐他们照应妙音轩的饮食，他们就应该照办，摆什么臭脸色！”

素盈微笑听完，说：“人情本来有厚有薄。所谓人缘，不就是图个做事方便嘛！你向来不在乎，注定有许多不便。”

轩叶笑一笑说：“我只要小姐与三公子能高看一眼，就够了。势利眼的青睐，没什么意思。”说完去将妙音轩大门紧闭，与素盈一起进了灶间。

府中各自开灶，又是东平郡王的独创。他的十二位夫人来自天南地北，众口难调，索性在各自的住处筹备饮食。他今天在这里吃素点，明天在那里吃汤鲜，乐此不疲。别人讥他，分爨是不和之兆，郡王却反驳说这是烟火鼎盛。

别处人手多，倒无所谓，妙音轩却自九夫人死后人手减少，又没闲钱请人专司饮饌，想按老规矩由大厨房供应饮食，忽成了问题。有时候轩叶去取，大厨房敷衍：“今天王爷在别处用饭，这里没准备。”多吵几次，话便不入耳：“如今府里都是各自开灶，我们只管伺候王爷。”即便有，也不尽如人意。

年幼的素盈完全不明白家里发生了什么。母亲死了，哥哥突然离开了家。别人说他在东宫侍读，仿佛是很体面的事，但他的身影从家里消失，素盈只觉得很可怕。她熟悉的一切都变了，心惊胆战，怀疑饥饿是父亲给她的惩罚，虽然她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。她害怕向父亲抱怨，也害怕见到父亲，有一天半夜，竟与轩叶饿得抱头痛哭。

郡王从小得尽世间宠爱，没想过家里的势利眼会发挥到何种地步。家仆相互遮掩，他听见轩叶哭诉，还当是小孩子夸大其词，随便指派了一个做饭丫头。孰料半个月后，素盈上吐下泻，病恹恹的，有气无力。轩叶连哭带骂地撵走那丫头，说声“只好我来”，就当真学起来。调养了三四个月，素盈又生龙活虎，视轩叶有救命之恩。从此她在饮食上诸多洁癖，养成亲力亲为的习惯。

素盈暗自计议：郡王的女儿下厨，说出来只能丢脸，反倒是心直口快的轩叶，需要让人看得起的本事。

有回郡王生辰，妙音轩送去的几样点心颇得郡王欢心，轩叶的手艺顿时声名鹊起。

然而她们还是年纪小，不知令人眼红又是新的麻烦——各处丫鬟常常打着夫人们的名号使唤轩叶，着实难以应付。轩叶发起脾气，又生是非。好手艺没有带来多少实惠，她自己并不在乎。能像今天这样，在素飒、素盈兄妹烦恼的时候，做一些他们喜欢的点心，这手艺就没白练。

晶莹剔透的春饼很快做成。轩叶先挑出其中手工漂亮的留给素飒。素盈又吩咐：